

後漢書

卷一百七之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62 )	
函號	列 10	1





漢書卷一百七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淺草文庫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為兼者則陵橫邦邑桀

獍者則雄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  
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八  
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

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肆情  
後聞奏也肆情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



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循深

柱也窮極也言遷故乃積骸滿穿漂血十里書尹官守

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

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雜舉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手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

盡以肉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籍死又王溫舒為河

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為中

論報流血十餘里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尉窮案茲猾

盡糜爛獄中其瓜牙吏虎而冠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

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挫彊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齊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其能制邦都為濟南守至

則誅矚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

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人丞相魏相府召其

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

推辱大臣傷能不道坐腰斬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

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爾

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

李膺等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

傳也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

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

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

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



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  
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  
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  
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  
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  
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

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勅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  
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  
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湘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駮乘宣於夏門亭  
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  
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



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  
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謂項王  
勅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盞覆杯食机上大官以  
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  
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聲也音浮其字從  
木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  
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  
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  
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于並爲郎中後官至齊相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  
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  
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  
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  
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匡姓也盜  
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  
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  
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  
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裳道傍日以付樊公



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寧見乳

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

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

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

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

為吏

###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宣帝時博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

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

東郡故城今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

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

謁綱綱帶文劔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

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

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

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

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

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

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劔怒曰逆

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



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敞曰案當作塹築為垣塹塹為坑塹也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問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



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  
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茶傭乎於是部吏  
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踖京師肅清皇后弟黃  
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  
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  
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  
詔獄數日貫出貫赦也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  
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  
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

羣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免歸田里後竇

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僵也紆自

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

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

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

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

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

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

姦築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

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



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

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惟王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紆

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

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

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

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

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

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

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

姓侵寬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

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

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

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

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

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

為盜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



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遷為河內太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

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開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



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  
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  
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  
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翹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  
殊恩蟬蛻滓濁說文白蛇蟬蛇所解皮也蛻音武銳反是以有識掩口天  
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宮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  
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  
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易易音吐益反中黃  
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  
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頰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帝相吉球  
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旣當伏誅少以



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死不滅責乃欲

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蓋朴交至父

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勝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

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

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勝

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勝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

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

杖抵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

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傳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

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

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駟毒虐帝乃徙球為衛

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

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

前雖糾謀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

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

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

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

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  
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  
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  
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  
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  
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  
屍車上隨其罪日宣示屬縣日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

秦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

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

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黷者以墨蒙其黷處而畫之犯宮者雜罪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

世偷薄

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

上下相蒙左傳

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

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  
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  
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  
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



之術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相川太守以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

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

比部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理

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

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

縣有所廢置 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答辱

吏人笑之 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 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

南尹政號嚴明然未 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

會以臧罪鞫人也 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 仁信道孚故感被

頻亦反 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

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斯人敬矣機詐萌作去殺由

仁濟寬非虐末暴雖勝此言暴為政化之

之道尚 未難得勝殘而崇本

為略也

後漢書卷一百七終



後漢書卷一百八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韓懷太子  
賢註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閭謹房室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  
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自

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

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商君曰

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繆賢相如為趙官者令

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蘭相

如可使也著庸謂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

薦鞅及相如也日齊桓公卒易牙人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

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

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

手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手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錄左貂給事殿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

命前書曰齊人出生求事呂后所幸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

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

忠有所補益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其後弘恭石顯以

倭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

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

是夫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朝不得復進

用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

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



實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

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對反謂誅責

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

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

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鼻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

良季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皇南

舉等並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

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满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

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

雕文土木被緹繡緹厚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

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以自衛達

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同敵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敢單書

單盡也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樓寇

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

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

鉤黨謂李膺杜密等

凡稱善

士莫不離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踞怨

協羣英之執力

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

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謂立桓帝也

魏武因之遂

遷龜鼎

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

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

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

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

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專豪黨帝親

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

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

與音頭

中官用

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鄭鄉侯食邑千

五百戶

鄭音土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鄭鄉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

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



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劔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

元年鄧太后以倫父在宮衛封爲龍亭侯

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

魏縣東明月池在其側

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

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考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

觀各讎校漢家法

劉放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令倫

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胃孫林父之後東觀

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安帝時爲



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  
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  
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  
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  
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  
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  
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霍又帝舅大  
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  
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  
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

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

興渠曰興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

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  
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嘗懷歎  
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  
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  
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  
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人章臺門時  
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  
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



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

內廷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脅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為尚廣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人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



關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

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程為謀

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

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

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縣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

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

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

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陳予為下雋

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充反趙封為祈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

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光不豫謀故

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

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

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

到國怨恨恚對對恚也音直李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

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對刻瓦為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

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

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



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

案文少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

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車騎程

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

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

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

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場佗孟叔李

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

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貴等永

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

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

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

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

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

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

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

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

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闔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廷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拜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

過遂寢高奏騰不為纖介嘗稱暲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高嗣种暲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高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負反又音縮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鴆  
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  
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  
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  
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  
人譴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  
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  
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  
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  
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

陛下復中狐疑

中音丁仲反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

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  
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  
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  
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  
錢各千二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  
矣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  
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  
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

劉放曰案超贈將軍軍爾不可使將軍護



表明銜 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且獨坐

二字 獨坐言驕 徐臥虎唐兩墮 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

貴無偶也 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銅鐵

諸本兩或 施於犬馬 既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

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

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

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

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愷弟

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

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暹

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暹家載其女歸戲射殺

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

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

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

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

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雷

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

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

演因奏愷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

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愷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



相恭減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  
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  
歲皆二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  
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  
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  
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  
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  
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

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  
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  
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  
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  
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  
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  
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  
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其  
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  
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



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  
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  
及諸罪讞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  
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  
亂郡國復不得御也御進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  
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  
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  
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景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  
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  
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  
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  
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亮中黃門王尊長  
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  
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  
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  
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



日實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

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賜瑋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因詔拜為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

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實太后崩有何人言

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

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

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

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關王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

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

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

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

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

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

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

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

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

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



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陸

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

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

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

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

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

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割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

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

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

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地以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

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

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

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

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肅父子應時截戮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

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闡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闡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

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公



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率馬而  
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于家駒  
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  
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  
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  
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  
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  
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  
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  
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  
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  
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  
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  
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  
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譖媚  
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  
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矣授茅  
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  
言累績也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垂  
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疏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違所以  
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  
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  
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  
危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  
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  
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爲嫡況終年  
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慙曠所生也

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  
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  
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  
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認書  
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  
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  
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  
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  
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  
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



怨方盡則對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

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

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于字亦作孟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蔽至使

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

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

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

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

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

豎宦陛下不審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詩

日駕後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牲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諫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

飛舌謂欲飛條飛條飛書陛下同受誹謗致

豎刑罪室家徒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

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

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

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

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惻愴

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

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猜私臧收天下之



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實

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

有亦入以為所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繪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

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

茲更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

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掾

屬者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

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欺

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

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

惡曰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此與

疵同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也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

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

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

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

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懼之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屏謂在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黨下邳徐得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

述有奉公稱知不得田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妻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頭延熹八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音賤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



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途遂共舉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

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前陶酒一子遺讓讓即拜佗為涼

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憚郭勝絲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

張恭韓曄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

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盡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

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

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

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

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

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異善者不鈞復重上

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

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

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諸徐奏事獨發覺坐

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

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

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



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  
 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  
 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  
 其價也顧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  
 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  
 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  
 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  
 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訟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  
 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

除設有清名減責二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  
 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  
 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繪  
 帛仞積其中仞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  
 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  
 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  
 安侯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  
 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



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王堂又使掖

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西闕又鑄

四鐘皆受二千斛懸於王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

蟻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

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

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害

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

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

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

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

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

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

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劉放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嬴氏以奢

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

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

來體推情未鑒其蔽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

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



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

強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質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良先

時薦譽曹騰進邊部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

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

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聞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

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

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

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巷寺人巷

伯作爲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

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而家  
書口  
之細  
地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經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

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

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

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

志曰乘輿備文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

日月星辰也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

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盛清道之儀漢官儀

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其後復

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劉敞曰案文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

此受當作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

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

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石稱制學者頗懈時樊季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  
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徒相視怠散  
學舍頽敝鞠為園蔬鞠窮也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  
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  
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  
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  
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

增盛至二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  
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  
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  
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  
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使天下咸取則焉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  
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  
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滕亦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滕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

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

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母將

姓也毋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禮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專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

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

餘人每春秋饗射堂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



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  
 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  
 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  
 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  
 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  
 守先是峭崿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  
 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  
 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人  
 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  
 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  
 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傳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  
 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  
 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雒陽鴻字孟孫姓雒陽名孟孫也亦以孟氏

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  
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  
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  
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  
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  
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  
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以肉袒以箭貫耳抱  
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  
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義政傷脅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日氣即尺一出升政  
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  
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  
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



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  
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  
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  
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  
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  
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  
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  
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

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  
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續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飭傳興  
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  
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  
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  
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  
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



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誇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

傳詩外

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傳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幕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



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子乘歐陽

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

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

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

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歛傳

歐陽歛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歛八世皆為博士歛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

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

原武見歛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

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淮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後政稱

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歛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

九年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

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

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人



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謝承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歛掾陳元上書追訟

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

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

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

陳弁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斬長續漢

書曰弁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翁翔翔

###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

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

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

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

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

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

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陰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也

###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



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  
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二年廣饒

侯劉京車騎將軍千八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文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



敏對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

盱晚也 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說苑曰伯牙子鼓琴

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陵令丞

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

繫免官及出歎曰屠孽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

察而遇斯患乎 劉放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為言何故為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為謂多相亂也

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

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 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

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





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  
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  
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  
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發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  
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樓

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  
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放曰駟曰然  
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

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  
末年好

神仙祭祀之事徂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  
蠱天丁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宮責鹽鐵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儂謂不與之言  
而傍對也儂音

仕鑿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

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議當世事下有司駟請吏受  
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  
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



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  
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  
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  
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  
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  
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  
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  
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  
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  
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

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

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不臺以為高位田符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

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  
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  
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

濩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

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

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

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

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謂為不吉

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

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一子長彥季彥並

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入學對曰今載樞而歸則

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

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

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

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

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

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

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

成宣尼公劉放曰案文此少一公字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

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

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

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

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

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

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

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  
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  
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二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  
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  
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  
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  
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  
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  
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  
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  
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  
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

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

書奏倫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

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

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勿

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白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疆於三

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傳稽留

王命擅止道路託次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

原罪倫前後三徵百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

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中興北海牟融習大

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

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

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終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終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韋懷太子賢註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  
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  
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  
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下滿反

曾祖父嘉以魯詩授

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

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

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詡徵為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

去官後徵為博

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

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潤州縣

少為諸生受業長

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

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

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

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

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

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  
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  
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  
和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  
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  
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  
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

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  
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  
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  
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  
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  
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  
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



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  
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  
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末平二年代梁松  
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  
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  
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  
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  
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  
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  
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  
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  
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  
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  
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  
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  
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



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書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隗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劉放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

前書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使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陽郡



也丘圓傲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坐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

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同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德字近君聖字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  
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  
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六  
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  
克習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事在襄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  
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

禮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及宗廟禮樂光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二尺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  
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  
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  
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睦孟睦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



子安樂字公孫安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

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

###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

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

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

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鴈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

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

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

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

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

勵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

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



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階敵無所  
 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任  
 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  
 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請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  
 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獄校尉舉奏免官數月  
 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  
 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為  
 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程十  
 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

至數月復為太常兩繫循行蓋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  
 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制此  
不齋醉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  
如泥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鄴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

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耻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出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曾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

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

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高名

遣使齎王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

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

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

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

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  
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  
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  
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  
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  
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  
象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

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  
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直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  
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  
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  
顏氏博士○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此兩字也光武且令  
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屬少習公羊春秋沈  
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



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  
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  
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  
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而多引  
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  
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  
生投書怨謗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  
豫免廖歸國

於官

###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父豹少府  
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  
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  
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  
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  
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  
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  
如墨翟之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奉公  
守城也



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

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編又不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率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放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三字為是任為公車司



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

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

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元

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

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危運三年乃謹史記高宗諱高

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膺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鶴彼飛

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鳩急疾

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雲弓

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宜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

性會參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

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

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隱會稽得骨節專

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隼集陳庭史記曰

至禹殺而儻之其節專車此為也隼陳湣公使問

于陳庭而死楷矢貫之石也隼陳湣公使問

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也隼陳湣公使問

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也隼陳湣公使問

祭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也隼陳湣公使問

之故府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

子祀夏郊晉侯有問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

後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 志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鄒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首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身六平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儁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儁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荆曠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終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

塞無由自致猥使白公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

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

入而不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

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

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

而問於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

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

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

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

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

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

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



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  
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  
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漢朝追匡衡於  
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揚興薦之於車  
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  
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  
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  
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  
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  
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  
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汝南長卒于家汝音侯  
交反初慎以五經傳說  
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  
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  
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



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又熟者蓋布

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

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廬擔負也其

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其

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

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

從而繡其輦輓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輦輓帶也字或作輦說文曰帶覆衣巾也音

盤悅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

徒無二專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饒饒之學各習

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饒說也音奴安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

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

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

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

也口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

之謀謂閭忠勸皇甫嵩令推亡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

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

也言政化雖壞而朝久不傾危者至如張温皇甫嵩之

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温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



也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易大過曰棟橈凶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

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

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

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儒學故能長久也

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

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大臣

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曰不知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敝學者分

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

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通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

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

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季也為御史大夫延  
年居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篤少

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

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誅辭最高帝美之賜

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

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

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

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吝嗟相怨不

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遭時制

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

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

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或據下之使朕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

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

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

蜀漢出襲擊之也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妻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

安或知而不從父都境塙謂光武父都洛陽也境塙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

薄四面受敵音古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

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

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

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

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排闥闔入函谷闔闥天

建及斗極北星運轉而行也閩闥天觀阨於峭龜圖險於隴蜀其三月丁酉

州新安縣也



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敗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

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

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

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

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

度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郊郊

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

關作大駕宮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即高車廐於長安修理

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

甯滄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

央規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樓其字從木規視也

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

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客有為

篤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培井喻小也潢汙

也且洛邑之涇滄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涇滄小貌也涇音天鼎反滄音

鳥通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久

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迹大漢之崇崇高也世據靡

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昔在強秦爰

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

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



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于將而呵暴

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平將劔踏滄海跨崑崙

楊雄長揚賦曰橫巨海乘奮雪光埽項軍

故曰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

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

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

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

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

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

食都內之錢貫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

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

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

有易其校平城之讎

騎票騎將軍勤任衛青

星

謂街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

繫閼氏

曰首頓釘鹿蠡

昆彌

今之饒箭也虜傲振



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

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馬騾驢馭宛馬出河血馬

鞭馱馱馱馬也馱音決馱音啼拓地萬里威震八荒

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城屬國一部領方

奔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侯隅北建護西羌

北一侯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侯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捶驅氏熨寥狼邛祚

也寥狼猶擊擾也氏東擗烏桓蹂躪濊貊字音摩亦摩

二音摩滅也蹂踐也麟轅南羈鈎町水劔強越羈係也鈎

也水劔謂戎船將軍等下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

水誅南越也鈎町音劔延越髮文身沫郡縣日南漂檠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

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檠朱崖越以爲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吐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檠謂摩近之

也前書音義日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

書日珠崖郡都郎暹去安七千三百里暹音審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

國給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緩

耳瑣離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日南方日蠻離

王逸注楚辭日離畫也題額也摧天督即天竺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

甲瑤瑁狀郭義恭廣志日瑤瑁形似龜出南海瑁

之屬背音子期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日駱越之俗父莫不祖跣

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音日頽頽頽也以額至地而

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

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



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後

極於成衰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

歷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二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

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

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示

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文王居

鄴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廣

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

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

海蠶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柳柎檀栢

蔬果成實賦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於澆澤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

漸澤成川梗稻陶遂薛君注轉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

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鄴鎬之間雖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一斤金也田田相如鑿

鑿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鑿推也音甫袁反埤蒼云鑿鏹也謂以鏹鑿去林木之株藥

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

院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巖谷

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關函曰汝必死於峭之巖陰之下欽巖謂峭也欽音關函

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置列汧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嶢音亮

隴靡偃西戎靡音擁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

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絕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



相過東綜滄海西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方也

城池百尺院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

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踞笠居羊腸道魚笱門一人守險

千人弗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剽疾也

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

率羊以降楚言關中士肇十有二是為瞻腴尚書曰肇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

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朔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瞻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瞻者也○劉放曰注案

又衍一者字文北當作以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六國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

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倉廩

而要為政則化上篡也則難誅地險固故難誅也進攻則百尅

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

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徒

以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

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海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海

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闕于野

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

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淳光冰及白衣

受命

受命



老父立號高邑舉旗四麾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燒

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闕如燒虎注云虎之怒燒然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燒音呼交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

魚剽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舟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剽割也音之充反謂高祖斬蛇也

流沙要龍淵首鎮鄒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鎮鄒大越春秋有莫邪劍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

濟蒸人於塗爨成兆庶之豐豐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

也易曰成天下之豐豐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

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葭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

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葭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

不柔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遺猶也方躬勞聖思以

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鑿鑄之君鑿鑄

鑿鑄鑿鑄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鑿穿耳以鑿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鑿音

牛于反鑿蒼曰鑿鑄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

此並謂夷狄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

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

馬相如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七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七

七



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

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

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

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無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

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

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谷曰善哉持盈者乎子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

河請挹而損之曰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

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太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

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

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潛與

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

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

左將軍慶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

周及延年並以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

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

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



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

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

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

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誅復

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

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

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

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

詩勸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子

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

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

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

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



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能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

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二迹武丁與商

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

之士謂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德易

重也保膺淑懿績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股

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

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

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博

後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

革濁清我濯漑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誰能昭聞啓我童

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

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契濶謂辛苦也秩秩大

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

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

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

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誰能

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二事敗

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如彼遵衢則

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

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於戲君子

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



過往如流少有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

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幸同始卒密勿龜勉也幸備也

終始如一也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

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

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

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別頌篇名

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

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

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

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

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

篇

###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

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

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

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

喜王伉章帝子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

冠謂二十加冠也



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  
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  
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  
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  
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丞書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以弱冠  
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  
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  
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  
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頑孤忝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爲尊要

謂尚書令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認詔驚惶

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  
誠瞋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  
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  
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  
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  
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  
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  
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



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箴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

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維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二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實伯句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

詔珍與駒駱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善

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

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

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二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

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

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

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讓恭儉思

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

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

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

姒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姒且夕有莘崇

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滕宣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

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水巷使其傅母



政早朝晏罷齊桓好樂衛姬不音  
列女傳曰齊桓公好卒成中興焉

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

葉漸已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

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身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晉國之難禍起於

麗獻公麗姬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

注云索盡也唯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

周桓公曰並后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

匹嫡亂之本也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

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憚大也音呼

向為皇父食采邑也謂詩人刺番

為司徒及皇父都用其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

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糾字受

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婦也糾蝠蛇

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為獨夫也蝠蛇

其心縱毒不辜福反不辜謂菹梅伯脯鬼侯之類也

諸父是殺孕子是劊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

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剝

而死武王乃斬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罔兩

以輕呂之劍也杜預注云螭山神



獸形故以此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美

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

笑而後號兆言初雖恃權執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

南巢於褒姒斃周周幽王嬖褒姒妲己亡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

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施主

父憐章北面臣誦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

父及王游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

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

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

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

出不得飢採雀鷺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孝武帝陳皇

霍欲鳩子身乃懼廢孝宣霍白二后霍光之故曰無謂我

貴天將爾推無恃常好色有欲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

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

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

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

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

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

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

過之吏劉放曰案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  
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  
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  
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  
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  
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各  
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嘲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便音蒲堅一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

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  
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得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  
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升代孫也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下

文苑

一



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仕郡為綱紀以能出  
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  
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  
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侏儒也  
案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拜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非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  
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君子仕不為已  
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俊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  
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  
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  
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  
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執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取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胍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廢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關太  
子蘇見史記設囊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  
而猶脯出乎車輪說文輪車輜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砭石為鍼凡



鉞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及音必廉反今所賴者非直

車輪之精脯手爪之鉞石也乃收之於手極還之於司

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

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

班班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

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罩機捕獸機檻也穿穿地陷

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殼

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殼引弓也飛丸

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

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

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

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二王亦又

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

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變禮相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徵

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

害不忍荼毒每孔法云荼毒苦也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口

熾剛克消亡砥壽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

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嫗媯名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砥壽邪何得車之多乎



執撫拍豪強媼媼猶偃僕也媼音衣宇反偃蹇反俗立

致咎殃偃蹇驕捷攝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攝懼也急

渾然同惑執溫執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依

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

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

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安危亡於旦

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施積薪而待燃榮納

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

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

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

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

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麟倚門

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麟高亢倬直之貌也佞音生

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去余客魯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

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

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

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緒元年舉都

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



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鄴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遠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止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別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足以託名者乃曰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尚臥不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

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奉謁通名也

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屣

韓詩外傳曰周

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

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

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

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

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

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

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



道屈尊門下

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

更啓乃知己去如印綬可投

夜豈待旦惟君明獻平有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

也敬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

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懸心遲仰之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

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

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

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

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

夙退自引畏使君勞

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

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

歷說謂孔丘也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

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

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於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

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履屨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痰動膝

炎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



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者  
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

寧陽縣故城在兗州龔丘縣南

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  
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  
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  
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  
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

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

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左傳劑作齊爾雅曰

劑剪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

景公辭也

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

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

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

之師

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

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

諡法厲而不自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



曰大夫擇焉莫對及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各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

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

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

君為此臺國人罷焉助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來王遇諸棘圍以王歸王

圍案文多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

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

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

而往之人帳中而聞酒臭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

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弟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言石能除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

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

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

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

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吳構

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圍臧孫聞之見



動不欠寢廟畏人之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非暴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統知齊侯將敗不欲

受其邑故以比鼠欲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

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

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

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

衆事恕已而施行斯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

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

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勃鞞以逆文為成勃鞞晉寺人名

為稱解狐其讎也勃鞞以逆文為成披左傳晉獻公

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袿及文公歸國呂

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

言初雖逆文公傅瑕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

後竟成之也傅瑕以順厲為敗仲所逐後侵鄭及大

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

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管

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

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以朝申侯伯順

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

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

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

守興起學校比於魯



也衛庚桑瑣隸風移礮礮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居

礮礮之山居三年礮礮大穰礮礮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礮音猥礮音盧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

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

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

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

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場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

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馬

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自刑罰

此為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

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

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營

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



為樂令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設長夜之淫

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

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

澤胄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建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詞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

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

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

之兩號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號仲虺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

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十

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

蕭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復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

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竭四海之妙珍

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

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菓

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激玄醴於

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

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傷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也湘娥堯之

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女揚激楚之

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

後漢書卷三十一 禮樂志

繁手超於北

繁手超於北

繁手超於北

繁手超於北

繁手超於北

繁手超於北

繁手超於北

繁手超於北



里妙舞麗於陽阿

左傳曰繁手怡聲淫埤心耳金石類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

聚絲竹奉分被輕袿曳華文

方言曰袿謂之裙釋名羅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衣飄飄組綺繽紛

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鶻之失

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

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

散振弱支而紆繞今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

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

跌

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

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乃

妍媚遽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

化協韻體迅音花

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吝

嗟

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自也於是天河既回

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

籥如笛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

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

比目魚一名鱈

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孤雌感聲而鳴雄

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游魚出聽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

於是眾變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

黃軒之要道

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

嘗君曰廣夏邃房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

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形

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

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菊被風菊白生也



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

收尊俎徹鼓盤

張衡七盤賦曰歷歷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醒酒也處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

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

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階舉英奇於仄

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操

乃來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

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

王孫也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大悅雖齊桓之一匡

豈足方於大特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乃育之以

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

言楚尊也專周室也

乎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

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軍下

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

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

朗字景興魏志

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

華髮自首也元龜

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

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

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齊濟多士文王以齊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



聰明賢智鬚亂夙孤不盡家訓鬚剪髮為髻也亂毀齒也及就學廬

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

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

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

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行

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日案

多一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

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

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

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泊

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情邑情邑憂憤

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父在前熬鬻割之間

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

以年齒為嫌則頽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

之功說苑曰子大司年十人為阿宰古月善績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

才擢進屢遷出分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

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

中其鄉人有構誑諫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



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  
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  
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  
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

無天錄

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

通塞苟

由已志士不相十

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十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

所不知者壽也

陳平敖望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

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  
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

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

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

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

安得孔仲

尼為世嘔四科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  
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

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  
作為資暮還輒爨柴以讀書爨古燧字常以禮自牧獨處一  
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



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文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

令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為龍為光龍寵也

且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不利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節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天有太一人作歌如鷹如鸛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



五將三門

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地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地

有九變丘陵山川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重地有輕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人入之而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衛地有重地有輕地

不深為輕地我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彼可以來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眾為衢地

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

為泥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眾者

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

用兵矣○劉汝曰注有人有計策六奇五間

泥地案孫子泥當作圯

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內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

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

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是反報之者也

總茲三事謀則咨詢

事而詢謀於

象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

臣賢案前

書韓信破

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

廣野案廣野君屬食其無韓信歸事處蓋誤也

周公大

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

其子厚也克勝也前

書孫寶曰周公上聖邵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勿謂

允濟左傳曰石碣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

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

曲道以合時

先公高節越可永

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豈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

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

詔東

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嘗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

蟠等病卒於宮文學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傳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七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今嘉州鄭縣留佐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駕司馬著賦頌

碑文薦檄牋書謁文朝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

時人世共傳之

###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滿反少有

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

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

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對字伯達河內温人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雲

將軍見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魏志

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徒噉唯

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

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

思俾乂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

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陛下獻聖纂承基緒堯日疇

遇危運勞謙曰昊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

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信



不敢懈意也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

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

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

子以心計年十二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儒為郎上

行幸河東嘗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

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忘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如讎國語楚藍尹疊謂子西曰夫闔任座抗行史魚厲

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驚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

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書之言

也鶚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

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不行臣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纒必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脉理也昔秦穆

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

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其諸本並作臺牧未詳飛

兔嬰髮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嬰髮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

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

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

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

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

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

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

士曹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蹠躍而

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蹠地來前蹠鼓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搥而去至今

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音參搥及蹠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搥漁陽

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過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

下云復參搥而去足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廿反容態有異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更訶之曰

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

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搥而

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

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

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

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



尺稅杖

說文曰稅大杖也音佗結反

坐大營門以杖筆地大罵吏白

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  
稱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  
之臨發眾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稱  
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  
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  
者為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  
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  
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

以抵地表無然為駭

懽然怪之也音撫

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

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  
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  
為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  
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  
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  
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  
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尾於  
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



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

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

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

解見官者傳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

衡即時殺焉射徒跪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

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

而篇辭作斯抽心呈貌非雕非蔚雕斲也易曰君殊狀

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揚雄曰詩人之賦

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後漢書卷一百十下終



